

ZB20

凉山彝族自治州
文史资料选辑



凉山彝族自治州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

凉山彝族自治州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114110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·八

凉山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

政协凉山州委员会 编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凉山日报印刷厂 印

1985年8月 出版

定价：0.70元

目 录

刘文辉和蒋介石在西昌地方的斗争	许成章 (1)
刘文辉和西康建省简史	石逸文 (31)
中医眼科专家陈达夫传略	陈大泽 罗扶元 张运鹏 (38)
回忆戴从龙老先生	黄绍鑫 (57)
47军在西昌誓师抗日的前前后后	余家康 (68)
日寇轰炸西昌小庙机场纪事	赵乐群 (74)
西康省战时工作团始末	颜作霖 (81)
记西康广播电台	史 卓 (89)
辛亥革命运动在西昌的反响	廖文煜 (92)
雷波县农民暴动亲历记	文 健 (100)
蒋如珍之死	岭光电 (111)
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	马文中 (117)
张笃伦血洗牦牛山	李仕安 (121)
参加川陕甘边区绥署起义的经历	魏又新 (130)
活捉“飞天蜈蚣”(会理剿匪纪事)	李华飞 (134)
延续卅余年的阿候、果基之战	马拉莫 费史拉黑 (148)
解放前宁属矿业一瞥	林 野 (156)
解放前宁属三大金矿的兴衰	郑素文 (167)
附录：31斤重天然金块失窃记	《边事研究》(172)
解放前宁属轻工业发展情况简述	方吉人 (175)

凉山历史上的地震记录.....	肖益民 (186)
乐西公路修建概述.....	郭增望 (192)
凉山近代大事年表 (三)	资料组 (202)
校补意见.....	(213)
编辑凡例.....	(217)

刘文辉和蒋介石在西昌地方的斗争

许成章

刘文辉困据川边一隅——刘蒋互相利用——宁属划入了西康省治——祸国殃民的富林会议——张笃伦楔进西昌——打不完的鸦片战争——伪中央地方斗争白热——贺国光肖规曹随——刘蒋最后一战

刘文辉从1929年与程潜、唐生智等以东、冬两电通电全国要蒋介石下野后，又在1930年9月与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合作，以鱼电讨伐蒋介石，并积极备兵进袭武汉。经过两次通电讨蒋，蒋介石对刘文辉是恨入骨髓的，自是随时都准备像吃掉别的杂牌军一样吃掉刘文辉。一个要压制，一个要反压制，刘蒋之间的斗争，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。

以下从刘文辉困据川边一隅说起。

刘文辉困据川边一隅

1933年岷河之战后，刘文辉败退雅安，旋退越大相岭至二台子地方（往来行人歇脚的么店子），身边只剩徐绍铭一个连。刘在二台子檐下设一矮桌，摆上一碗火腿，半瓶白干，时值秋风萧瑟，思前想后，百感交集。按当时形势看，刘文辉被乃侄刘湘苦苦相逼，下大相岭即是清溪县，为满清边防一小屯，再下即为清溪、富林冷热交界处的汉源街，稍可驻足。再退至西昌，不说乃侄刘元璋未必愿意，西昌位于

宁属八县之中，东南面大小凉山，西则两盐不毛之地，据此四塞之区，终亦成蒋介石、刘湘瓮中之鳖。此后怎么办？人们总还记得，刘湘军师刘从云曾就二刘终局占过一课，说刘文辉“命不当绝”，今后且有“四十年功名富贵”，刘湘素来迷信封建，未必不想为刘文辉留一席之地。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庭举人，早曾作过四川检察厅长，在刘家弟兄叔侄中极有威望，那时正出面调停刘文辉、刘湘叔侄之争，倘刘湘能假刘文辉以康、宁、雅三属一片山原方圆数千里之地建成一个省，刘文辉未始不可学学刘邦故事，西康地虽偏僻，仍可养精蓄锐，伺机再起。再说蒋介石意在囊括西南，刘湘对蒋必有所戒惧，将来二刘复合，联川滇以拒蒋，也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新局面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可能的形势发展，使刘文辉到底还是跃然而起，急趋清溪，旋至汉源街小住，以待时变。

经过刘升庭从中斡旋，刘湘与刘文辉说一万年还是叔侄之亲，刘湘对刘文辉，能败之，能兴之，在群雄角逐的川局中，靠刘文辉，到底比靠外姓强。乃严令制止前军不再向刘文辉压迫前进。

1933年起，刘文辉即续以川康边防总指挥兼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名义，坐领川边十九个县，加上雅属六个县（外附名山、洪雅两个县）和宁属西昌等八个县，以事休养生息。1935至1936年间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，先后经过宁、雅、康三属区，北出雪山草地，康、宁、雅三属形势发生了变化，特别是宁属八县，在蒋介石进川后，复为刘湘攫去，刘文辉枯守川边一隅的康雅两属区，一筹莫展。

刘蒋互相利用

西康建省，刘文辉早成竹在胸。他一面和政学系头子张群及伪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互通声息，一面派代表吴晋航等在南京、重庆多方为其奔走活动；一面在四川和刘湘及其干将二王（王赞绪、陵基）打得火热，要他们让出宁属八县，说是以免他们鞭长莫及。1936年蒋介石为网罗四川中上层军官，在峨眉山大办军训团，刘文辉是峨山军训团编队队长之一，刘挟其纵横捭阖故智，对如何团结御侮多所条陈，引起蒋介石对刘文辉浓厚兴趣。自古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后治”，西南，特别是四川，要统治巩固这个多难之邦，确实颇不容易。这时云南龙云已经坐大，四川群雄蠢蠢欲动，一时尚未都入掌握。蒋介石除在四川最大实力派刘湘手中挖去王陵基、王赞绪一些骨干将领外，对邓、田、杨、李等极尽羁縻笼络能事。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一帮人毕竟都不大可靠，一下要拔赵帜尽易汉帜地完全插手四川，还不是那么事事如意。再则西藏地方，一向未内服，依靠英帝国，对蒋政权一直发生后方威胁作用。如不将刘文辉安顿好，四川问题搁不平，蒋对西南统治亦难巩固。蒋深知刘文辉要独据川康是不可能，可刘要在西南四省兴风作浪造蒋介石的反，就不是蒋介石所能轻易对付得了的。刘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和四川军阀时坏时好，总不放弃“联西南以反蒋”这一根本策略。因此敢于多次和蒋介石抗衡对立。蒋介石考虑到西康民族复杂，把刘安顿在西康，给刘背上个包袱，也是牵制刘文辉，不让刘文辉得陇望蜀的一着好棋。蒋见刘应对机智，远非久伏枥下人物，趁这时新建康省，抬出刘文辉来主持康

政，对川滇都是一个平衡力量。刘复大量利用蒋左右亲信为其游说进言。川中诸霸，亦甚愿给刘文辉一块安身所在，以免刘在川中扬波助浪，有碍大家手脚。蒋介石同意西康建省，由国民政府委刘文辉就地治康，四川王赞绪亦愿拱手割让宁属八县以畀刘。西康建省，势在必行了。

宁属划入了西康省治

四川第十八行政督察专员王旭东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，是刘湘系统安置在宁属八县的一个楔子，要拔掉这个楔子划宁归康不难，要宁属八县地方势力同意划宁归康，这却是个大难题了。宁属八县地方势力不但不同意划宁归康，而且反对划宁归康最力。宁属地方势力反对意见，也曾反映到伪中央，蒋介石有意让刘文辉吃辣子，对这件事始终不表态，对宁属地方请示报告，也不予批复。

怎么办？刘文辉想起一个西昌人，曾留学日本的刘部第五混成旅长杨学端，他在刘文辉危难之际相随到雅，近在身边。为了安定宁属人心，取得宁属八县谅解，只有宁人治宁，打出杨学端这张王牌，划宁归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。于是将杨学端从旅长拔升到24军136师副师长。杨学端长年在外，对宁属地方尚无多大兴趣，地方人士对杨也还缺乏好感，这张牌打得很自然，可里面还有曲折，一旦要去接收宁属八县，杨学端也还有杨学端的难处。

后来通过杨学端的哥哥杨伯鲁（曾留学日本，任过刘、邓、田三军顾问）及地方知名人士张剑波等从中斡旋，地方三老思想通了，可有个地方实力派头头邓秀廷（宁属夷务指挥），对杨学端回西昌，初无城府，但要刘家势力重来宁

属，触到自己利益，心里实有所不愿。邓秀廷要不要刘文辉重新统治宁属，成了划宁归康的关键问题。后来还是通过杨伯鲁、张剑波等从中疏通，几经周折，邓也总算同意带头电迎杨学端到西昌。刘文辉得息后，一面拨24军411旅旅长刘元璋带兵两团归杨学端指挥，随杨到西昌驻扎，以杨为首建立24军西昌行营，宁属各县民、财、教、政都归行营管辖，划宁归康大局遂定。杨学端老成持重，到西昌后在他当权时间，与宁属八县绅民无扰，地方粗安。

祸国殃民的富林会议

宁属划归西康，1939年元旦西康正式建省后，第一个安定宁属人心的重大会议，就以杨学端为中心在汉源县属富林镇召开，是为“富林会议”。

在富林会议前后，伪中央和川、康、滇地方财团，先后在西昌设立中国农民银行、重庆银行、兴文银行、和成银行、济康银行等，还有恒泰字号、西宁和兴宁等企业公司，都是蒋介石和川、康、滇地方财团为在西康主要经营鸦片面设的。伪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一马当先，指派刘光汉、裴子贞和大批官员，携带现钞数十驮到西昌。云南以茂恒为首四大纱商大批驮马亦云集西昌。这些是干什么的？都是准备大购、大销西昌“建土”和云南“南土”的，（指鸦片）。说是伪中央“体恤”民艰，准备把宁属民间所有存土（鸦片）半价售给“公家”运出处理。云南纱商马驮，外捆洋纱，内藏鸦片，一百担、两百担运集西昌销售给重庆财团，（时抗日期间，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财团麇集“陪都”重庆。）重庆财团还通过四川土匪大舵把子冷开泰等布置爪

牙，到处为宁属农民购送鸦片烟籽。从重庆到西昌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急急忙忙，预图鸦片大利者已相望于道。

刘文辉在富林会议上，冠冕堂皇宣布两件大事：

一、1940年田赋免征一年，以纾宁属地方民困。

二、西康省允许多援引宁属地方贤达，参加西康省政。

富林会议上最糟糕的一件事，就是传达了蒋介石对宁属八县的一项肮脏决定，即“宁属八县可以普种鸦片一年”。说是为了抗日战争所需，（当时各省鸦片烟税，确也是伪国库重要收入），又美其名曰：“为了活动地方经济”。这样诱逼农民普种鸦片，就合法化和公开化了。

蒋介石有个专搞“禁烟”法规的肖觉天曾经报导过：

“蒋介石左手拿着（禁烟）督察处，右手拿着农民银行，残酷剥削毒害全国人民”，“蒋介石统治区域则烟馆林立，大不耻于人口。四川刘湘、杨森，贵州犹国材、王家烈，湖南鲁涤平、何键等军阀，都是大批贩毒，一船烟装下长江，一船枪械带回去。还有甘肃、宁夏的马福祥、马鸿逵，新疆的盛世才等，经常大批烟土东运。安徽、河南等地军阀看得眼红，也强迫老百姓栽种罂粟，勒索亩捐”。特别是抗日战争及以后时期，蒋管区几乎无省不种鸦片，贵州全省就县县种鸦片。待开垦的处女地西康宁属山原千里，也难免引起蒋介石的垂青。

原来宁属地方种植鸦片，并不始于1939年。清末民初，罂花已在宁属各县次第开放，那时满清、民国政府，即已从中征税，且列烟税为正课。宁属所产鸦片，名为“建土”（西昌又名建昌），仅次于云南的“南土”早已畅销川、湘、陕诸省。以其值，五倍于粮食，究其实，种烟农民对种

植鸦片兴趣并不那么大，因为鸦片重税课在农民身上，农民种了鸦片所得实益，并不高于粮食，烟利尽为贩者运者中饱。加上蒋介石南京政权西迁陪都重庆以前，鸦片大宗交易还不太多，据说1939年以前五、六年，宁属出烟已不多，经蒋介石通过富林会议那么一刺激，要宁属人民普种一年，且预购鸦片和代农民采集烟籽者已相属于道。鸦片有了大的出路，这对宁属来说确是畸形活动宁属经济的一招，更确切点说，是宁属汉彝人民的灾难。

张笃伦楔进西昌

1939年继西康建省之后，蒋介石在西昌设置了委员长西昌行辕，对西昌行辕主任人选，在蒋介石是很费思索的。主持西昌行辕这个人，既要会抓权，又要会抓钱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和刘文辉敷衍妥协，以缓和中央和地方矛盾，也要能够一心一意效忠于蒋介石，从刘文辉手里将地方土著势力争取到蒋方。蒋问计于张群，张便打出了一张不寻常的牌，这便引出了一个政治上十分圆滑的人物。这人出生湖北孝感县，名叫张笃伦，字伯常，来西昌前任陕西汉中行政督察专员。此人是刘文辉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，是张群的政学系中人，曾作过刘文辉驻武汉代表，是四川金融界和成银行的董事，和刘亲信吴晋航关系密切。张笃伦口口声声要“唯刘主席的命是听，”骨子里却另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刘是很懂得的。张笃伦从一专员骤膺此直接代表蒋介石的方面重任，在张是受宠若惊，亟思感恩图报，积极往上巴结的。但张亦深知自己羽毛尚未丰满，刘文辉老于世故，在刘面前，张自视官大势小，是乱来不得的。弄得不好，会成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

气。可张笃伦有张笃伦的办法，且看他进入西昌行辕扛出的第一张牌。

西昌行辕设四个组，一个政治部。第一是军事组，组长程冠珊，作过蒋介石的警卫员，对张毕恭毕敬，不论开什么会，张在讲台讲话，程每作司仪，可以笔直地在张侧站上两个钟头脚不打闪。第二是经济组，组长王水南，名义上负责宁属经济开发。第三为稽查组，专搞特务组织活动，组长是大特务头子戴笠自兼，代行人是西南鼎鼎有名的大特务徐远举。第四为总务组，组长耿心，专门为张经营私利。行辕政治部，主任张敦品。西昌行辕这个班子，本来不怎么好驾驭，张笃伦却能把它运转自如。

张笃伦在蒋家王朝说来是个新贵。张笃伦到西昌这个弹丸之地，势小官大，文章不少。首先亮出他的“宏伟计划”，是“开发宁属，建设西康”，他从国民党中央搬来了曾任驻苏大使的莫德惠到西昌指导“宁属经济建设”。还搬来了名教授胡博渊、雷孝实等任西昌行辕经济专员。这些都是表面装璜，他真正的“宏伟计划”，还是万变不离刘蒋斗争，抓权，抓钱。张笃伦既想踏着刘文辉的肩臂往上爬，也想籍蒋介石的庇护丰富羽毛，发展自己。

他的第二张牌，便是大挖刘文辉的墙脚。借名开发宁属，第一个就是加委宁属靖边司令邓秀廷为行辕中将参军，副司令孙子汶为少将参军，都是平地官升一级。西昌行辕就在这个基础上，还加封邓秀廷为宁属八县一局清乡副司令，在西昌广场万人大会上公开拜命之日，叫邓秀廷率彝兵数千参加大会，一则造成西昌行辕已具体掌握邓秀廷的假象，以转移地方视线，同时也是向刘文辉示威。这一弄，刘文辉驻

昌部队也摆开架势，将几团兵力一下拉出，箭上弦、刀出鞘，大有刘蒋火进一触即发之势，搞得西昌形势非常紧张。后来还是川康建设期成会西昌办事处主任莫德惠出面，叫秘书关吉冈向刘方疏通，由411旅旅长刘元瑄出席大会，提出“国家无私兵”口号，表示对邓秀廷支持到底，一场干戈才烟消云散。表面上刘文辉吃了亏，实际上张笃伦也没有捞到什么，邓秀廷还是和刘文辉相安无事。

张笃伦并不就此罢休，他又在宁属各县的头面人物中，大送参议和咨议一类官衔，其中有会理的苏国忠，两盐的诸葛绍武、喇宝臣，德昌的张汉璧，越西的赖执中和彝族中的岭光电等。并和汉源的大袍哥大舵把子曾任宁属汉军司令的羊仁安打上干亲家。要他们“拥护中央”，向他们宣传“蒋委员长伟大”，要他们“眼光放大一点”。面要网罗的中心人物，还是靖边司令邓秀廷。

刘文辉的对策很简单，他除叫刘元瑄在邓秀廷就任宁属清乡副司令大会上陈兵相对外，他并从行政基层起，将全康，特别是宁属的乡镇保甲人员来个干部训练班，以练干里手王靖宇作教育长，大下培训功夫。他挖的又是国民党统治基础的垫脚石。张笃伦只能干瞪眼，他不能代替地方政权这样作。还有各县的袍哥都在刘文辉的掌握中，这些人不动，张笃伦抓到手的一群参、咨议也动不起来。这是刘蒋在宁属也是在西康斗争的第一个回合。

打不完 的 鸦片 战争

宁属八县一局大利所在是鸦片，过去“建土”身价就高，现在要来个普种，从蒋介石以至于地方土劣、社会渣

萍，无不皆大欢喜。蒋介石的重庆经纪人是财政部长孔祥熙，西昌是张笃伦，既可以通过一些官僚机构巧取豪夺，同时官商并进，由这些经纪人组织横的方面的采购队伍，向各县局渗透抢购，另还可以在刘文辉处每年取得一份“孝敬”，

（刘被责成年年以鸦片进贡重庆），在蒋是一箭三雕。刘文辉是要以烟养军、以烟系政的，各地驻军和各县局地方政权，就是国家“禁烟”工具。地方土劣，基层保甲就在伪中央与地方间上下其手，各谋厚利。川康两省奸商滑吏、袍哥流氓对贩运鸦片更是如蝇附膻，趋之若鹜。只有汉彝农民老百姓，历年苦于地主盘剥，苦于官府征敛，苦于兵祸，苦于谷贱伤农，对于五倍于粮食利益的鸦片种收，也曾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一场上上下下的鸦片混战揭幕了。

开始是1939年冬起，不论汉彝地区，宁属各县处处种、县县种，到处罂花一片。1940年一年，除老实汉彝农民外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无分官商，都尝到了鸦片的甜头。“建土”大批外运，烟价不断见风上涨。

就在1940年这一年，伪中央直接插手，组织“寓禁于征”的禁烟机构——西康禁烟督办公署在西昌成立。蒋介石要插手，刘文辉要抵制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彼此二一添作五来个利益均沾，西康禁烟督办，理当由西康省府主席刘文辉兼任，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会办。大特务徐远举是这个公署的督察专员，刘文辉则推出24军西昌行营副官长张怀猷和徐打个对手，也是督察专员。不久，伪国府内政部又来个查禁种烟督察团，刘文辉不是省事的，敷衍死赖活派出24军王璿宇、杨学端分任这个团的正、副团长，反而领导内政部官员

从中加以控制。后来又有个什么西康禁烟执法总监，什么宁属禁烟缉私处，重床叠屋，中央地方禁烟机构竟多到十几个，层层都是中央地方合股，有你的，也有我的。蒋介石在西昌的代理人是“笑面无常”张笃伦，（后是贺国光），刘在西昌的代理人，先是杜履谦，后是李万华、袁品文。

这么多禁烟机构到底干了些什么事？原西康省参会议长胡恭先有一段写实：“在每年种烟季节时，伪西昌行辕就要掩耳盗铃召开‘禁政会议’，除屯委会、24军负责人外，各县县长、田粮处长、设治局长和各地有势力的土劣等皆出席会议。首由张笃伦发言，摆起架子，端起面孔，讲些官样文章，说什么‘禁政限期早经届满，现在要严厉执行禁烟法令，首先就要彻底铲尽烟苗，如有一株一茎发现，要以该县长和当地保甲人员是问，定当执法以绳，决不姑宽’。……杜履谦（以后是李万华）也代表刘文辉同样地说了一套‘要根绝烟毒’的话，一唱一和，象很认真严肃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些中央、地方首脑们的爪牙，就都来拜访各县、局长和各地区有势力的土劣等了。他们说：‘在公事上不能不这样说，否则怕上面责怪下来，不好回公事。说了说，做了做，究竟你们地方能够产好多烟土？’于是彼此就轻松地讲价还价起来，你拉我团，用宴客酬酢的方式，把预货就订购了。这种不要本钱的卖买，只凭谁的势力大，谁的手杆长，来决定预货的多少。势力大的是公中带私（集团之外，有私人的成份），甚至私中还有私（私人里面又有太太、少爷、小姐、老妈子的私方），县长、乡镇长、士绅们如果不这样应酬周到，就要被她们说坏话，你的官运就有问题。于是县长压到乡镇长，乡镇长又压到保甲长，保甲长又压到农民身上，最

后农民不但得不到利益，反而遭到倾家荡产的横祸。”

后来，每况愈下，甚至每年的县局长行政会议上，就公开预摊到县局，到收烟的时候，中央地方就按预摊数字进行收购。这其间地方土劣乡镇保甲中饱的数字也不少，是化整为零供应外来官商土劣袍哥流氓运销的。

原西康省田粮处长荣经人陈耀伦，也曾写过一个典型材料：“每年秋季，大春收获以后，就有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的：‘鸦片流毒，为害民生，……’的韵文告示，由县府转交乡镇张贴。……此后络绎不绝的中央禁烟官员，有西南禁烟督查长，有禁烟执法监等大员以及西康省政府派的禁烟专职官员，往来不绝。……每个官员都随身带有私人管家，四处活动。国民政府来的大员管事，总是以孔部长、赵司长……的太太或者千金小姐、少爷公子的脂胭费、糖果费作借口。省里来的官员，总有安仁镇刘五老师公馆的管事同行，来代刘公馆订购预货；还有依草附木的人，攀龙附凤的客，也要在这个时间沾一点光，分润一点预货的订购。他们联系农村的权威人士，交往乡镇的保甲人员，其手段不一而足：有先交款子的，有与农民垫一点肥料本钱的，也有交钱与农民订立条约的。最吃香的是在这时先交付好枪好弹订购预货的。其它更有只负名义（某权威托裁的烟），到收烟时分干二成的。还有到处送小礼认亲戚，拉关系来希图烧点冷灶，将来分润沾光的。至于乡镇保长，在这时自然有种户向他们表示：某乡长，我与你点了几亩地，某保长我与你点了几分地等等，他们只照登记数目，将来按名收烟。在驻防军队方面，起初是部队上的坏枪交给乡下掉换现烟，后来发展到买些坏枪去掉队伍上的好枪，又把好枪来掉烟。……”